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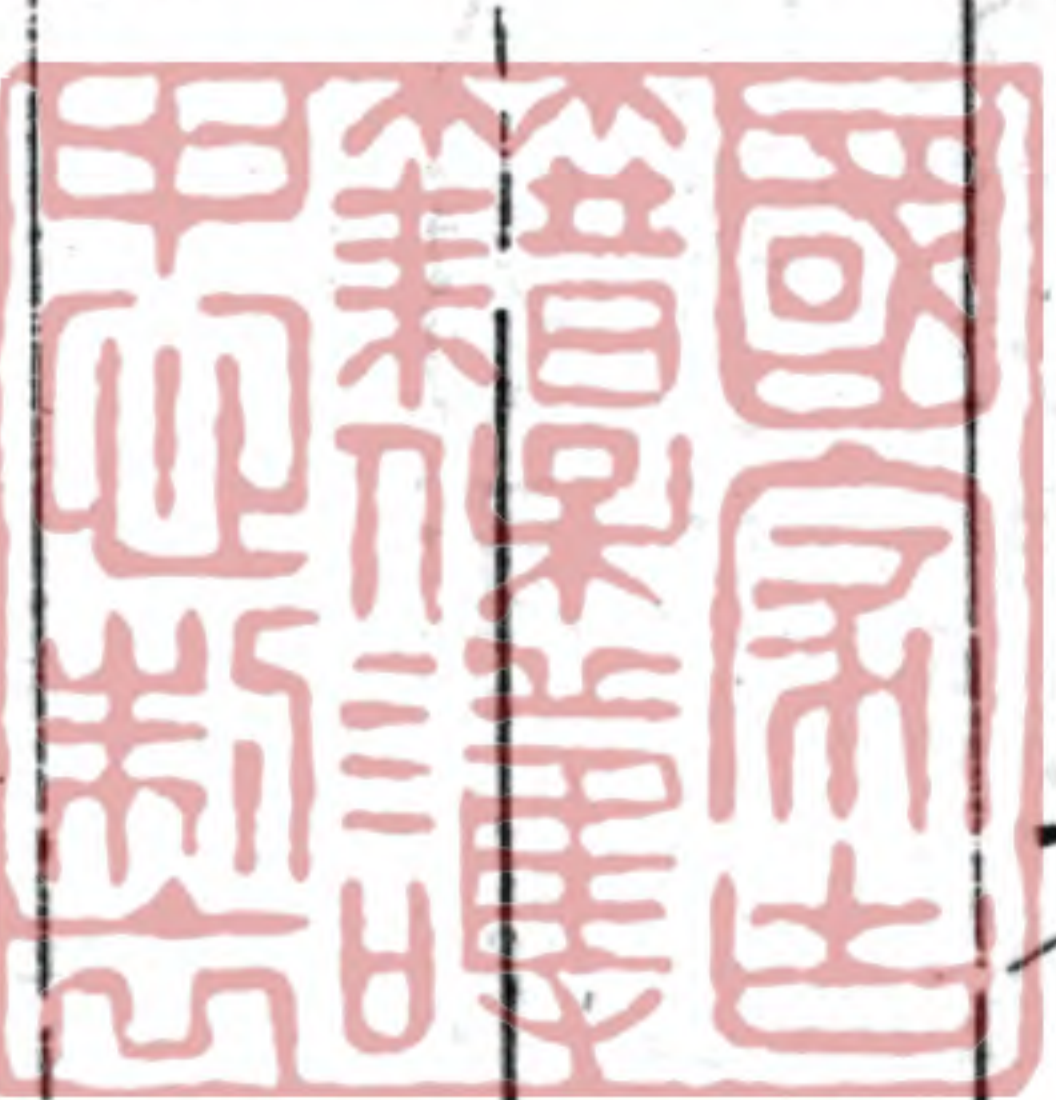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六

宋太常博士徐白明著

高宗紹興十一年 辛酉

四月己卯孫近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



近自紹興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

月罷執政二年餘○虜之寇淮西也除參知政

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

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

疾乞罷遂除職奉祠十二年正月秦檜令臣僚

言孫近之罪遂落資政殿學士職二月秦檜令

臣僚誣告孫近交結趙士儂之罪責授左朝散
 官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濠州居住十四年復左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遺二史
 十三年三月孫近卒方贛州之亂謫居人孫近
 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居贛州未幾卒二十
 六年正月甲子詔故宰執趙鼎孫近並追復舊
 職近遂復資政殿學士

壬辰韓世忠張俊並樞密使

世忠自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橫海武寧安化軍

節度使淮東路宣撫使除俊自安民靖難功臣少師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淮西路宣撫使除

岳飛樞密副使

飛自湖北京西路宣撫使除

世忠樞密使制曰合將相之權均任安危之寄兼文

武之用式恢長久之圖乃眷勳賢宜膺榮寵爰契華

戎之望俾親帷幄之咨載叶剛辰誕敷顯冊

具官韓世忠

才資剛果智慮精深英規默合於孫吳義槩羞稱於

賁育忠貫日月靡渝金石之堅功若丘山具煥旂常

之紀屬東巡於吳會資外屏於淮堧雖固壘深軍志

必以取勝而枕戈待旦誓不與虜偕存蠢爾逆胡

擾我近服幸偷生於淝水復送死於濠梁露橈千艘

寔贊征南之策夾道萬弩旋致馬陵之師方摩牙搖

毒而競前忽洞胷達腋而俱靡拆姦挫銳寧論破敵
之竒禁暴息民正賴興邦之畧朕惟膏梁不可以愈
疾尸祝不可以代庖觀時適變則事得其宜因能授
職則才周於 故勾踐以二臣治國蠡蓋總於甲兵
漢高以三傑開基信寔顯於征伐是用分命雋哲延
登廟堂越升樞極之崇仍復公台之貴益封多戶衍
食真租裒是徽章庸昭異數於戲貴謀賤戰是謂王
者之兵同寅協恭乃大賢人之業欽承丕 訓益厲

遠猷 朱震詞

俊樞密使制曰虞舜命官咎繇以五刑弼教周卿分

職司馬以九伐正邦朕遠稽帝王之令猷仰奉祖宗
之治訓今朝廷多故屬方用武之時而智勇兼資宜
總本兵之務肆盼大號敷告庶工 具官張俊識同沉幾氣

函遠畧厲忠忱而挺節罄共恪以事君邊陲不寧弭
患必咨於耿秉國家有急論功孰擬於陳湯頃繇陪
扈眷倚之親出膺鎮禦綏懷之寄逮虜騎之南牧飭
戎車而北征首率銳師身先諸將深思熟慮諒計策
之無遺陷陣摧鋒會臬禽之不暇趣凶渠殄滅之勢
啓中興紹述之圖維水亟奔初笑淮陰之怯先零旣
破卒推克國之謀朕惟黜陟明則人盡其材責任專

則事無不理矧軍國之容異尚而文武之用殊途多
壘息烽顧未忘於治外巖廊側席蓋求助以處中是
用晉擢元勳延登近弼位正樞廷之峻班聯宰席之
崇增衍新畝陪敦具食於戲修政事而攘夷狄乞資
借筋之籌橐弓矢而戢干戈終輔垂衣之治尚體朕
意勉稱異恩

飛樞密副使制曰朕躬履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
用有嚴宥密之司必智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眷時
人傑久摠戎昭肆疇勲望之隆俾贊樞機之要誕揚
渙號敷告明廷

具官岳飛

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秘計

夙推韜畧之高英槩雄姿凜有威名之盛自服勤於
邊圉寔修杆於我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
遐俗震於羊犬之群功屢紀於旂常任寔同於柱石
念提軍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一隅未究
折衝銷難之畧鬱雄圖而弗展慨平世之何時是用
蔽自朕心付以國柄參昇事樞之重仍班孤棘之崇
近資發蹤指示之奇遠輯摧陷廓清之績庶極用人
之効亟成戡難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
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協心其懋壯猷用服

明訓

林待聘詞

初給事中范同獻計於秦檜曰諸將久握重兵
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
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
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
則褻之出入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
雍容之狀檜亦忌之惟俊從其自然故檜不深
致疑遺史初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獻計於秦檜
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檜用之乃密奏上以
柘臯之捷太保淮東安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
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飛並詣行在

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秦檜與參
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
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
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
飛至卽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樞密使飛爲樞
密副使唯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
欲罷其兵權首言臣旣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
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
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爲言也初上詔湖北宣
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

還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
援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癸巳上謂宰執曰昔
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
彼軍者今合爲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乙未上謂
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
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
等宜合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
禦顧如兀朮者何足掃除乎王次翁叙紀曰王
撰紹興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
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

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
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
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
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
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
三大將皆握兵輕視朝廷其年柘臯之捷有旨
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
後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促令入院
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
將半復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

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
陛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
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
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
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嘆服三帥既罷兵柄先
臣語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
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憂宗
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
之有是月辛亥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
飛同往楚州總淮東全軍還駐鎮江府壬子上

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
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
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
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
之序也十一年八月岳飛罷樞密副使而俊獨
留鎮江爲備十月金虜大酋兀朮復犯泗州詔
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
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虜騎久不至小五曆
月韓世忠以錢一百萬買米九十萬石鎮江淮
東諸酒庫俱獻於朝廷是月張俊岳飛往淮東

撫定韓世忠之兵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已命張俊岳飛拊循之後與飛既到楚州飛點兵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苛特之士也後命遷楚州軍馬錢糧於鎮江府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協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掌兵其寮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再出沿江視師七月己亥張俊加太傅廣國公是時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通十二年正月樞密張浚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浚乞罷樞務不許

六月己亥秦檜左僕射

白右僕射加特進仍兼樞密使封慶國公

制曰臨政願治孰先考謹之圖當軸處中莫重弼諧之長眷惟人傑寔秉國均具殫獨任之勞未正久虛之位肆盼制綍孚告朝紳具官秦檜惇大而直方剛明而和達學窮六藝之蘊行全九德之純氣節冠於古今聲名震乎夷貊早膺柄用再踐鼎司忠惟社稷之安志切生靈之念耻君不及堯舜有言可稽致治庶幾成康惟力是竭屬履多虞之運方恢撥亂之基用兵

行師則賴指蹤於蕭何解紛維艱則寄安危於裴度
國以身徇謀必予同終始倚愛之親豈他人之可異
談笑規爲之際皆前哲之所難雖荐陟於台衡顧未
專於魁席是用蔽自朕志俯叶僉俞名躋左揆之崇
望聳百寮之冠超秩賜位錫壤大邦增陪多邑之封
併衍直輸之賦兼資異寵庸厚褒章於戲勤於求賢
逸於得人旣獲仰成之効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尚觀
綏定之勲茂對殊休益終遠業

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上徽宗實錄尋加檜少
保封冀國公初有詔史館脩徽宗實錄右僕射

秦檜兼提舉實錄院其脩撰檢討官令檜辟差
於是以禮部侍郎范同爲脩撰禮部員外郎劉
昉爲檢討至是書纔成六十卷左僕射秦檜等
上之尋加檜少保制詞有曰起傳巖而作霖雨
雖伊呂之佐無以加約魯史而脩春秋彼遷固
而下不足道議者服其工

遺史

七月庚子范同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除

同以大將久握重兵難制宜並除樞密罷其兵
獻議於秦檜檜用之至是乃除同參知政事

遺史

八月甲戌岳飛罷樞密副使

依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制曰聯樞筦而贊廟謨方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朝請蓋隆體貌之恩乃眷勳臣方居密席遽瀝退身之懇蓋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衆具官岳飛稟資肅毅挺實沉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氣奮身許國影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劔自總幹方之任久顯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方亦息褒之備至戎駉道節旣疊組於大邦孤棘位朝遂晉班於亞保茲圖茂闕俾翼鴻樞庶資籌幄之竒用輯平戎之略歛煩言之荐至摘深釁以交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記功揜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

引咎自言章旣却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敦諭其莫回是用崇使秩於殊庭畀齊壇於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貳色猜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以御下爾尚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林待聘詞

先是右諫議大夫 万俟卨論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七月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

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趣蘇常
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
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
城安用脩蓋將士戍山陽歎 久欲棄而之他
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檜
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未之知也時樞密
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
万俟卨等論飛罪以爲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
全師遇敵趣飛來援而飛故稽嚴詔略至舒蘄
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

不守致喧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
飛上章丐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飛旣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十二月癸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萬壽觀
使岳飛賜死先是少保岳飛舊所部統制官節
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冀朝廷還飛復掌兵而
已爲之副未發間爲御前都統王貴所告時樞
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丞相秦檜乘
此治飛詔委俊收憲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
卿周三畏鞠之十一月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

爲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
奉使乃改命高推勘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
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十二月中丞万俟卨大理
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侵淮南
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進及指斥乘輿又罷兵
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張憲令措置孽畫
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
雲爲與憲咨目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憲爲收
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一爲向憲言而先以兵
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于

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泣其刑家屬並遷

廣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

小曆

初獄成大理

丞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大理

卿周三畏三畏是日白于中丞万俟卨不應三

畏言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輔者投書

于秦檜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卽致飛

于死旣而卨彈若樸彥猷並罷

遺史

初秦檜之居

永嘉也今祕閣修撰主管玉隆觀薛弼嘗游其

門又卨爲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

俊歸功于卨至是治獄弼嘗爲飛叅謀官無一

辭累及 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
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
世忠曰相公言必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
固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禮士且濟人之貧用
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
勝強虜號爲良將其死也天下寃之十二年正
月言者論敷文閣待制朱芾祕閣脩撰知宣州
李若皆嘗爲岳飛謀議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
望黜以示戒詔並落職孝宗卽位紹興三十二
年七月詔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

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累立功效不自矜誇
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
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
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成聖意與
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於是
追復岳飛依前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
昌郡開國公淳熙五年九月賜追復少保武勝
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岳飛謚武穆

十月癸巳韓世忠罷樞密使

自太保英國公授太傅
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充醴泉觀使加
揚武翊運功臣

制曰進則顯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
之秩蓋從偃息之休眷若勛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
閒佚其寵渙於息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韓忠世忠
懷亢烈風槩沉雄偉然一世之英凜有萬夫之望陳
軍謨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辨自
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勳在王家爛若旂常之
紀威行夷裔烈如雷電之馳比繇外閫之嚴入幹鴻
樞之柄予深注意日觀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
席而坐何忽陳於悃悞願卽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
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微之務冀黃樞之得謝追赤松

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
忍遽遺是用升帝傅之峻班還將壇之疊組乃冠靈
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第之榮不廢造朝之
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尚迪寬
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
殊寔安危之並倚勿云釋位不我告猷

世忠自是年四月除樞密使至十月罷在樞府
半年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以爲太傅醴泉
觀使其兄世良主管步軍亦罷爲醴泉觀仍加
奉國軍承宣使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

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檜陰謀而請罷遂有是命遺史十二年十月太母還世忠封潭國公十三年二月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三月以郊祀息改除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壬申世忠卒世忠疾上勅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平時將吏問疾卧內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衄瘕痕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曰賴天地之靈

得全首領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之邪疾益侵冊拜太師致仕計聞不視朝贈賻有加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乾道四年四月陳俊卿奏紹興初如韓世忠有功亦宜追封於是下禮部擬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致仕追封通義郡王韓世忠追封蘄王從之蔣芾奏前日韓世忠封王趙鼎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然之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詔侍從議配饗伏見故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身更百戰義

勇橫秋建炎勤王投袂奮發連營淮楚虎視
無前名聞羗夷至今落膽請配饗高宗廟庭詔
從之

十一月己亥范同罷參知政事

同自是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
月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稟秦檜而衆
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
繼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故言者論同以爲朝廷
以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爲己
有望罷其機務遂以同爲提舉嵩山崇福宮既

而再論遂降分司筠州居住十八年七月初
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秩滿詔
令再任而治郡無政聲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

學士

乙卯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十二年七月兼權參

知政事

時虜國遣審議使來欲歸太母以鑄充金國報
謝使閣門曹勛副之

紹興十二年壬戌

八月何鑄罷簽書樞密院事

以本職提舉太平觀

鑄自十一年十一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十月言者論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叙陳既而以樞臣使虜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故遷延意在黨惡遂罷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施鉅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十六年七月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後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二年卒

甲戌万俟卨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卨充大金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李楊副之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對曰陛下屬時多艱嗣承大統日者獨斷屈已銷兵以交與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將命絕域實與榮焉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書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爲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擔夫告者且曰一行

裝齎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十月尚奉使大金
國還詔尚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孫觀誌尚之
墓曰尚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
言屬尚以聞尚退而歎曰丞相誅我面謾吾戴
天履地忍爲此乎卒不從他日與檜議政檜怒
無復同尚之意矣小曆

九月乙未孟忠厚樞密使

自少保護國軍節度使判紹興府信安郡王除

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
行乃召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
使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並往

楚州迎接是月忠厚遂拜樞密使秦檜欲去張
俊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寵於

戚里矣

遺史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

梓宮及太后還策勳加封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
之業瞻時真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於指顧人

無遠慮獨克定於規摹力輔耿躬通誠大國荷上天
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

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

具官秦檜

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

懿心潛于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

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
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子卿持漢
節而還亟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
尾七年謀皆同予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
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筭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
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旣結而情通則恩必賜
而欲得龍輔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駟馭惟迎
肅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
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
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

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祗邦

休以副朕命

程克俊詞

四月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却敵之功丙子詔
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睿筭無遺諸將戮
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群臣每諸
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縱之功也卿等
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
是月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固辭新
命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
百分之一不必辭也十月太師左僕射秦檜進

封秦魏國公檜乞以兩國封爵追封其母王氏
爲秦魏國夫人從之十五年先是詔賜秦檜第
一區六月巳酉成上幸其第檜妻王氏封兩國
夫人新婦曹氏封郡夫人孫墳堪坦並除直祕
閣學士秦熺加承旨九月上御書一德格天之
閣賜檜以金鍍銀沙鑼唾盃照匣等賜之先是
詔檜立家廟十六年三月又詔以禮器賜之二
十年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趨朝忽有殿前司
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刃於道遮檜肩輿欲害之
詔磔全于市十八年七月前知郢州趙汝涪言

陛下卽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艱
弭亂畧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
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
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虜歸嘗爲朕
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
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
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
謝曰和議之諧陛下斷自宸衷臣奉行之耳何
功之有先是檜於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時銓猶在新州知廣州王欽問新州

守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棣卽奏銓在貶所
吟詩譏諷遂移吉陽軍昔十二月也十九年四
月初祕閣脩撰張卨建炎中使虜遇秦檜於濼
州至是上書言檜之忠節嘗爲徽宗撰長書抵
粘罕引大義以曉之罕有慚色於是簽書樞密
院余堯弼奏曹勛家有錄本乞宣取以進戊辰
檜言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虜庭
代徽宗作書藁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
固知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
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

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延天
命也上又曰用兵盖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
真宗與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
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盖兼愛
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左僕射秦檜與故
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
善寅嘗以書謝秦檜略曰願公脩政任賢勿替
初志遵王攘狄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已始大怒
之時前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並謫
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潛泣曰平

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
遂爲秦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
足矣何必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
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遂逝皆十二月也十
一月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丞
乞今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
之十二月秦檜久患病在告甲子始朝參二孫
且寶文閣塌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
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
時可喜又北使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二十

年五月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
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尚有今來事迹及張邵
所奏之書尚闕望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
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爲別錄以
示天下後世可依其請秦檜謙退久之上曰不
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簽書樞密院丞曰檜
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使後世姦
賊悚懼上然之六月左朝請卽何大圭進聖德
頌又福建機宜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爲鄉人
鄭煒所告又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秦

檜啓云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蓋摭拾其事皆類此上謂宰執曰大主意可嘉可與直祕閣元美至引伊尹相湯伐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特貸死送容州編管七月上謂秦檜曰當北使張通古等在館議歸疆之時曾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秦檜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致徽宗卜永祐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爲天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爲不臣之逆說誅胡銓上書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蓄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母耳臣踉蹌不知所措二十一年十月御製秦檜畫像贊仍親灑宸翰賜之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小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矼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衢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迄免於禍是年二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

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
本中魏砥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
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
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鼎
之能知人也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
正時爲左史嘗奏上以謂檜作相前所言皆不
讎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爲所害屏居
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至是
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多竄之嶺
外居正闔門註疾猶奪其職是年十月卒癸卯

賜秦檜玉帶一十月檜封魏國公十五年六月
賜檜甲第一區丁丑幸檜第十七年以郊祀恩
改封益國公二十三年知鎮江府王循友乞加
秦檜九錫降付中書檜收之不行未幾移循友
知建康府識者探知檜心矣八月秦檜之長孫
右文殿脩撰墳應兩浙轉運司解試考中第二
時猶微示至公也二十四年墳赴禮部貢院試
而主司考中第一人遂加敷文閣待制墳爲檜
之孫熺之子試第一人阿諛之風大露矣是時
檜久柄任權自己出而食君之祿者皆知有秦

檜而忘於先君後臣之義可謂寒心哉遺史

十月乙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遷端明殿學士除尋兼

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癸巳張俊罷樞密使自太傅慶國公授鎮洮崇信軍節度醴泉觀使

清河郡王加安民靖難功臣

制曰仗越秉旄出嘗顯於軍旅之事并冕端委入或

憚於朝廷之儀矧邊陲戍兵已見於沉淪則將帥大

臣樂居於散地眷惟我勛賢之舊閔勞以樞機之煩

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張俊才資俊偉謀略雄深語多

赤氣之浮性得金行之正初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

屢奏膚功自是萬人之敵志雅奮於忠義識暗合於

韜鈴多脩扞我于艱勤勞靡懈師衆以順為武號令

惟明自升宥密之司尤切安危之寄適隣封之敦睦

幸寰宇之小康而乃數貢誠忱力祈閒退智同乃祖

欲尋黃石之老人慮創前賢不斷長城之地脉雖失

倚毗之重良嘉止足之風是用兼三鎮之節旄次上

公之袞繡胙開茅社榮疏王爵之封名列雲臺寵冠

功臣之號俾就琳宮之佚仍趨玉殿之朝增衍爰田

申加幹食以懋爪牙之力以隆心膂之私於戲李衛

公之稱疾闔門最為明哲郭汾陽之聞命引道豈俟

疑罔俾斯人專美唐室

俊自紹興十一年四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一月罷位樞府一年半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邈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清河郡王十二年正月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內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俊為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邈

言其罪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於是檜乃以孟忠厚為樞密使俊素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遺史二十一年十月

壬午太傅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

河郡王張俊除太師甲戌上幸張俊第二十四年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卒贈循王謚忠烈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已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與國有功

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當與小國一字王

遂贈循王

韓世忠數舉兵以敗和議故也

俊享年六十九以疾

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

襲以一品禮服厚錄其孤俊狀貌雄偉性稟嚴

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能得其死

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性貪吝

喜置田產故江浙兩淮間歲入租米僅百萬石

及死諸子進黃金九萬兩上幸俊第臨奠爲慟

哭勅葬于常州無錫縣命內侍張去爲護塋事

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享侍從議太師

循王謚忠烈張俊策翼霸府披荆棘以立朝廷

禦侮郵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於旂常而秉

心忠勤始終一節請與韓世忠並配享高宗廟

庭詔從之

是月孟忠厚罷樞密使

加少傅知建康府

忠厚自是年九月拜樞密使是月罷位樞府僅

兩月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爲少傅

判福州旣而與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其任時

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

曆小先是侍御史江邈屢言樞密使張俊之罪蓋
 秦檜之意也事皆不行檜乃除孟忠厚為樞密
 使忠厚與俊素不協故知其不兩立也於是俊
 果乞罷去俊既罷則忠厚可去矣遂加少傅除
 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忠厚為樞密使
 本在於去俊也遺史二十五年十二月詔醴泉觀
 使孟忠厚令奉朝請乙酉魏良臣奏曰忠厚戚
 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湏宰相護送
 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院護送深不
 欲任外戚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

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奏
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二十七年二
月以少傅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四月
忠厚卒

紹興十三年 癸亥

閏四月乙卯王次翁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

次翁自紹興十年七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閏
 四月以老求去位而罷執政凡二年餘十九年
 十二月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

六月程克俊罷簽書樞密院事

依前職提
舉洞霄宮

克俊自紹興十二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是年六月以疾求去位遂罷在樞府

凡八

紹興十四年 甲子

二月丙午万俟卨罷參知政事

卨自紹興十二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二月罷執政一年半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卨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乃以卨為提舉太平觀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觀國

皆附卨以進亦詔與外任小卨為參知政事二

年噤嘿奉秦檜而已檜狀之令御史中丞李文

會言其罪卨白檜乞上殿留身略辨其事檜疑

其背已遂以宮祠罷之遺卨以宮祠罷參政也

卨之姪與王會有語言相爭會後譖于秦檜檜

再令李文會言其罪遂送歸州居住同

是月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學士新知建康府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五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

御史中丞李文會等論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詔罷依舊職提

舉江州太平觀

乙丑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參知政事

十二月李文會罷簽書樞密院事

中丞楊愿侍御史江勃右正言何若交論簽書

樞密院事李文會邪險害政不協衆望乃與編

管人王文獻締結俾之游說又私養臺吏伺臺

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文會亦請罷詔文

會落職又論文會薦昌官人陳洵於奉使王師

心濫轉四資遂貶筠州二十八年九月端明殿

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卒

辛丑楊愿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紹興十五年

乙丑

十月丙子楊愿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楊愿自請罷詔仍

舊職提舉太平觀二十三年資政殿學士知建

康府楊愿卒

癸未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遷端明

殿學士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若谷永平人

是月秦熺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除

煇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寅以爲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息數視執政尋兼侍讀十
七年正月加大學士十八年三月壬午秦熈再
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秦檜以問祠部郎官
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公
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也四月
知樞密院秦熈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
熈爲觀文殿學士提舉祕書省立班左僕射之
次二十年二月戊子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秦熈加特進觀文殿學士爲萬壽觀使

制曰上帝復高祖之德克靖我邦皇天付中國之民
是生王佐眷言碩輔久曠宰司宜參茂憲之規用示
褒書之寵涓以穀旦告于治朝具官秦熈道造聖宗量包

國器承乎忠義之美濟以文章之華得天民知覺之
先施惠 本師友淵源之正大於德言自避寵於

樞庭肆躋榮於祕殿冠華光之講讀脩麗正之圖書
朝端聳見於儀刑天下想聞其風采維觀文學士之
稱大匪舊德相臣而弗居矧晉位之崇階號優賢之
特禮建使名於珍館衍戶賦於腴田併集息光庸昭
眷遇於戲上宰特高百辟既有舊班真儒並出一門

豈非亨會茲合至公之論匪惟妙簡之私益厲壯猷
以永慶譽

紹興十七年 丁卯

正月壬辰李若谷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除

秦檜凡薦用人莫不有說林大鶴言生節死節事李若谷之弟若水盡死節於京師圍城之際而用若谷為參政可謂厚於死節之家天然則用生節而位三公則秦檜不為叨忝可知矣 遺史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參知政事

江勃論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再論遂奪職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乞罷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觀二十年七月何若卒宰執奏聞上令遺表息澤依謝克家例秦檜因論克家從偽楚之罪上曰朕即位之初黃潛善汪伯彥言從邦昌者多矣時且欲安反側彼乃不自知其罪檜曰陛下灼知忠逆之迹如天徧覆神竒臭腐俱蒙帝力而不自知也

已卯段拂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除

四月己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十八年

二月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十八年 戊辰

正月乙未段拂罷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

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躡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

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

遂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遺史

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意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

政殿學士興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

夫段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隆興二年九月左朝奉郎汪勃復龍圖閣學士

致仕

丁酉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九月卒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年 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

人

堯弼尋為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閣門事鄭藻副之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

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凡三年

右諫議大夫章復侍御史林大鼐論參知政事

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而不言

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詔除資政學

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落職時執政皆由秦

檜進少忤檜意則臺諫探檜意而彈擊之檜或

諭意於臺諫使言其罪既已罷去則繼有章疏

奪其職或猶未已又有章疏然後責偏州安置

或居住於是為執政者皆惴惴然備去計不以

為榮而遭罷斥者亦謂分當如此耳名器於是

輕矣遺史

紹興二十二年

壬申

四月丙子巫伋罷簽書樞密院事

綱目卷之十一
仍自紹興二十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在樞府二年餘初右諫議大夫章復論簽書樞密院丞及輔政無補而殿中侍御史林大鼐亦論仍黷貨營私丙子詔仍
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遂落職隆興二年五月詔丞及召赴行在臣僚言丞及者才學識見政事操履略無一長徒以諂事秦檜為之鷹犬故能躡取大官今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為屈若仍收召則汪勃章復之流皆復用矣未敢書行從之

辛巳章復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癸丑章復罷簽書樞密院事

侍御史宋樸右諫議大夫林大鼐同論簽書樞密院章復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望加黜責詔以舊職端明殿學士奉祠樸等再論遂落職初章復為右正言檜因事喜之即除復諫議大夫欲引為執政夫及為簽書樞密檜曰我眼底覩不得章復臺諫聞而上言復遂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侍御史宋樸再言章復之罪遂落職隆興二年九月左朝散郎提舉洞霄宮章復

為龍圖閣學士本官致仕

十月甲戌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兼權參知政事

事

紹興二十三年 癸酉

十月戊辰宋樸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樸乞罷詔以舊職奉祠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

士而不自愛乃道罔俗不當以祕殿隆名寵

之遂落職隆興二年六月左朝奉郎提舉太平

興國宮宋樸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壬申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自諫議大夫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四年 甲戌

六月癸巳史才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言簽書樞密

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

書於光謀為國害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奉祠

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參知政事

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簽書樞密院事魏師遜

懷姦嗜利不恤國事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提

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落職

丁卯施鉅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除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
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
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
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闕其恩數
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
之臣才四人而已

同日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尋兼樞密參知

政事

仲熊西安人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初
監察御史鄭仲熊為右正言首論定國是久任
用抑奔兢節浮費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
然其間不無阿附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
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歎曰為官至此可以行
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
愧多矣

紹興二十五年 乙亥

四月乙酉施鉅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參知政事施鉅

傾邪詭秘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用鉅旣
被斥心嘗快快遂罷除職領祠德元再論遂落
職孝宗卽位詔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施鉅爲左太中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
六月己卯鄭仲熊罷簽書樞密院事

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急於進者多附檜意
掎摭人之語以爲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嘗
與參知政事李光啓曰縉紳守和親甘出晏敬
之下策夷狄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檜時已
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燁同賦牡丹詩爲隣

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
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嘿無一言
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長卿燁皆除名編管於
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遂罷爲
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衢州趙令衿居衢
州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
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於坐聞聞之因告令
衿謗訕旣而詔謫令衿於汀州且置獄乾道九
年三月詔仲熊復端明殿學士致仕

辛巳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
自禮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十月兼參知

政事

八月丙戌董德元參知政事

自禮部尚書除

德元字體仁吉州人登第七年而執政初該免

舉特奏名赴廷試以文學除官還鄉里後赴轉

運司請解省殿試考中第一人蓋前所未有也

德元有官及第作狀元用為參知政事則秦熈

為觀文殿學士不為過矣此秦檜之用心也遺史

十月丙申太師左僕射秦檜進封建康郡王致仕子

熈加少師致仕

檜建康郡王致仕制曰太平樂於與賢共享為成之

治王公坐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煩眷予不召之臣光

輔中興之運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

廷詔爾百辟

具官秦檜

闕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

之重而靡辭其難舉聖人之言而必見於用早堅不

奪之節力極無窮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隣

好大策非凡所見咸胥動以浮言元老克壯其猶獨

秉持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萬姓

之安居不矜功業之光明復立規摹之宏遠勸農桑

而臻富庶興禮樂以道中和國制既成天休來萃比

連聞於假告已渴想於儀刑廼命僕臣親臨甲第惟

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貢於囊封祈上還
於印綬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寵拜於王封用歸榮
於里社陪敦井賦併衍圭腹以隆 夷夏之瞻以正
國家之體於戲既明且哲已得樊仲之保身俾壽而
臧宜繼魯僖之善頌其加保嗇永迪吉康守文粹中詞
嬉加少師致仕制曰避寵辭榮君子提身之高致尚
賢馭貴人主厲世之至權眷惟讀之貞儒遂露巧閑
之誠請誕敷顯冊敷告治朝具官秦嬉志剛而氣和才全
而能鉅適堯舜文王爲正道惟燭理之既明爲稷契
咎繇之良臣其自任爲甚重早潛心於聖域旋奮迹

於詞場黼藻人文射策嘗膺於親擢羽儀禁路輸忠
尤簡於深知昨躋視草之榮力贊和戎之策經武樞
庭則究治平邊瑣聯班袞路則增峻於民瞻升棘位
之高華侍路門之邃密有嘉謀而告于內彰后德之
惟臣按 古而驗之今嘉乃言之可績方需同德叶
致不平茲覽囊封願還官政雖當食而屢歎 願高
情之莫回其峻陟於崇資姑暫從於燕適陪之多賦
衍以貞封以昭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於戲朕篤
股肱之義不忘注意之勤爾毋金玉其音尚勉辰猷
之告服此休命永綏壽祺自少傳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

書省加少
師致仕

檜自紹興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十一年六月加
左僕射十二年九月加太師至是年十月卒獨
相十八年熈自十八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至
是年十月以少師致仕執政八年丁酉上諭執
政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
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
久之遂贈申王謚曰忠獻 初和議定時國書
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
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

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童
則謂浚爲國賊湖南提舉汪召錫娶檜兄女嘗
告訐趙令衿欲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
先箋汪宗元所與浚詩亦興獄株連及浚又捕
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
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獄上
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
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熈爲少師是夕檜卒熈亦致仕乃詔簽書樞密
院湯思退權參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

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爲多檜薨事乃熄二十一年正月丁亥殿前司使臣施全刺秦檜不中被執自是檜出入添兵五十持挺以衛且禁人行步四方士大夫赴闕求見檜者皆不見之以防刺客九月秦檜以病在告獨簽書樞密院丞一人每日上殿及至都堂不敢開一言可否事六部百官皆停筆以待檜疾愈不敢裁決唯行常程文書而已十月兩府就秦檜第稟事十二月檜疾愈出治事遺史二十五年九月秦檜病不出唯日與曹泳議事秦檜以病

危篤奏劄子乞同男熺致仕二孫墳堪改差在外宮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疾夏侯勝預知必瘡謂有陰德者必饗其壽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安宗社元勳偉績著在旂常過吉遠矣茲微爽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卿其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所請宜不允再請許之秦熺爲少師觀文殿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加國公奏劄乞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二疎御筆批

劄有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効從二疎哉不允再請許之先是王楊英爲浙東安撫司叅議任滿赴闕嘗上書薦熺爲宰相遂得知秦州任滿又除直祕閣知眉州楊英嘗對衆自言我嘗薦小秦爲宰相聞者皆側目及秦檜病篤董德元曹泳等謀欲使熺繼相位人又切齒至是熺致仕朝野皆罔測其然上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爲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旣退其子熺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上

曰此事卿不當與○秦檜遺表畧曰伏念臣早緣未學奮冒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質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執之符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無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微廟之尺書破偽齊之三策身屈營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兼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

王音嘗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
上遵成美復建中興云云伏望皇帝陛下惟新
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
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隣國之深思宗
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以治
亂爲著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
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
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檜病篤招董德元湯
思退至卧內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
它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

疑心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
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爲非檜之黨檜
薨年六十六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
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預政事備
員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書問若
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方俟尚程克俊
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
堯弼巫伋童复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
等皆不及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
多是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

府者不以爲榮檜內深阻如崖窅不可測喜賦
吏惡廉士通饋遺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獻者
無虛日凡欲投書啓者以臯夔稷尙爲不足比
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 檜初爲宰相紹興二
年罷御筆付綦密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爲相
加太師封益國公而密禮已死檜乃進劄乞於
密禮女夫謝伋之子家取將御筆焚毀其文曰
云 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
皇族不與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
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虜遠去臣終不變初議

至於徽宗草書以爲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遽如
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遣人厚送錢絹至盈
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
愚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
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
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
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
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旣而圍城中人綦密
禮與頤浩勝非接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
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思意疑密臣獨

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爲真是願浩乃與權
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
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宬禮草制之
日請以爲據宬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廣示
衆今宬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仍
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
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
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宬禮所受
御筆繳進聖旨依奉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
筆復歸天府所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秦

檜柄任之久 法寺禁繫公事並不遵用法律
唯視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笞杖
徒流一切希望風旨故檜權益重勢益盛天下
之人益畏而忌之上知其弊乃降詔卹刑先是
秦檜秉國政諸路承順風旨應奏聞者止申尚
書省取旨庚午三省樞密院同奏乞事無巨細
皆須奏聞○秦檜當國柄時聽受讒間輒以風
聞卽起大獄故使告訐之風人不堪之上知其
爲害乃下詔止告訐檜爲相御史臺與封駁官
皆備員不敢彈事百寮有忤檜意檜欲去之則

微示顏色而臺官已探知之次日卽有言章畧不敢少緩或有檜遣人諭意與臺官令有言臺諫倉皇應語承順而已故楊愿未爲執政時士大夫號其爲肉簡牌言愿傳檜旨意爲多也檜爲左僕射不除右僕射應執政陞遷皆檜一力成就之旣爲執政亦不久必斥去皆是臺官承檜指意方敢上章疏第一章帶職宮祠數日間再一章落職例皆如此故得執政者亦自以爲不久必去莫不束裝以待之固非一日矣上知其然親擢湯鵬舉爲侍御史又降詔戒諭臺諫

云鵬舉首具白簡論列知太平州王珣知宣州王鑄知廬州鄭僑年新知嚴州郭震廣東經畧方滋知邵州林機福建提舉常平王滄通判廣德軍鄭時中淮南運判龔鑿提舉浙東茶鹽黃父並罷之皆檜之親戚門人也由是檜親戚門人未遭論列者皆不安迹○檜當國有進士上書獻策或忤其意有置之死地輕者亦送外州軍學聽讀雖爲聽讀當職官亦掛意防守必送之廂司與編管人無異爲士者甚苦之七月丙午有旨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者遇赦放

令自便。○淮東提舉茶鹽朱冠卿奏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皆置俊異之選私於族裔親戚又私門下儉人鄙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埴周寅鄭時中秦焯鄭鎮沈與傑秦煇凡八人其間多是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不識字者濫竊儒教侵占省額欲乞特降聖旨於曹冠等階官以左易右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欲以有官人赴試者令各帶右字如無官試者合行駁放然後方可以前榜

侵額之數於後榜收使八月得旨依奏。○九月戒諭臣寮不得論列秦檜家族秦熿以湯鵬舉言其宗族親戚門人不已甚不堪之乃檢尋鵬舉平日上其父書併與已書皆感息戴德佞媚之詞遂密遣人進珍寶數十萬冒獻上及獻中宮與劉貴妃且繳鵬舉書詞上爲之惻然與念而鵬舉不知也復上言檜之孫敷文閣學士埴敷文閣待制堪檜孫婿敷文閣待制吳益乞追奪官職事上令檜門人張掄代旨批云臣寮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

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若遽奪諸孫與塔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鵬舉以言不行乞出又詔諭止之

史並遺

○十四年九月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皆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已意檜嘗謂祕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殿中侍御史汪勃論之有詔罷闡○二十二年六月秦檜嘗謂禮部侍郎陳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諭蓋

方用計以擢人才誠之不承其意以此頗忤檜是月誠之丁父憂以去○時前祕閣脩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九成曰秦公方斥異已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二十三年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廣西帥臣陳璘頗能調護遷客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璘獨與之相善未幾璘被召而去福建安撫司叅議官賀允中嘗爲

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下已授祠
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柳之○二十四年言
者論高郵守吳祖度乃流人旻之子旻賣國立
僞楚今祖度乃與旻壻曾慥分守淮郡詔並罷
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
守職遭遇陛下龍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
謙辭也○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廣西帥臣
直祕閣呂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衆人
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等三人芮
摯孫也時祕閣脩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

餘年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
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九成曰洪以厄虜廷十
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
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二十五年
時秦檜除吏多親故間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
必其人自取且力禱然後得之肇慶府守臣韋
元振與檜同登第其於遠宦未嘗以私書干檜
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得籍記中書而已三
月始遷元振爲廣東提舉常平官○先是知饒
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

注論語與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與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與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八月卒人謂與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譽晚以此賈竒禍其後追贈直敷文閣○初紹興戊午歲呂本中爲中書舍人張九成爲禮部侍郎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也檜爲之變色及趙鼎罷相居會稽方疇見鼎道檜此語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

此恠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旣知之安得薦之于上手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旣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爲心也檜由是安迹盖行止非人所能爲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所能爲信哉○戶部侍郎曹泳檜之姻黨藉勢妄作荆南府流

民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逋甚急曰不且有譴
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兇談赫然
帥臣孫汝翼欲賦於民以塞已責通判范如圭
力勸止之○檜喜前禮部郎官朱端儒之才欲
其爲子孫模楷時端儒已致仕疆令復出自建
炎初鴻臚寺併歸吏部十月始除端儒爲鴻臚
少卿端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殿中侍御史徐
嘉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
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端儒者趙鼎之心友
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內則爲

少卿外則爲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詔停泳
官送新州安置端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
移吉陽軍而卒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熺乞以敷
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墓事且云庶
得相聚至是言者論之詔與會宮觀仍共辦集
檜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

十一月癸丑魏良臣參知政事

自敷文閣直學士召除

十二月乙未上謂宰執魏良臣等曰兩國和議
中間秦檜主之甚堅卿等與有力今日尤宜協
心確守不變以爲宗社無窮之休○乙丑執政

奏新知平江府宋貺以祖諱平乞避欲與廣帥
周三畏兩易上曰三畏庶謹守法中間被黜無
辜與復職知平江於是魏良臣等言洪皓在貶
所病與復職與祠上可之且曰皓頃在虜中屢
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亦
曖昧上又曰大理寺多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
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 被罪事起汪召錫莫
汲如近日張祈坐獄皆曹泳私憾誣致其罪卿
等可卽治之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
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寘于法十二月壬

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升等八人以告訐濫
叨官爵上曰此大害風教悉送遠郡編管又詔
編管人李孟堅王之竒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
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十一月
庚午執政奏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奉行
而已近來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申尚書省
取指揮自今事無巨細皆須奏聞上曰此乃大
臣任意所爲不欲朕知天下事卽詔從之上曰
三省行省司賈雱罪甚多執政朕之股肱皆被
譖於宰臣而不容迹宜速與黜之○先是新除

校書郎趙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白金助逵以家來逵不荅檜怒人頗爲逵危之二十五年十一月以校書郎趙逵爲著作佐郎又令蕪息平普安二王府教授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主也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是月戊申執政擬前禮部侍郎張九成復祕閣脩撰知温州上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丙辰以左朝請大夫趙令衿爲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初爲汪召錫告訐被罪今遂以是除二十六年七月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進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十二月乙酉董德元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德元自紹興二十五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凡四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德元檜之門人也遂罷除職與祠鵬舉再論遂落職時已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爲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

諫用人非據與大臣爲支黨而濟其喜怒朕今
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
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鵬舉又言
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爲版曹而專爲故相
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
爲館客冠金華人施全爲刺客宗說爲莊客鵬舉首
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凌哲先
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遷右正
言○二十六年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
郎王珉吏部侍郎徐誥皆附會秦檜珉誥俱罷

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熈已取
墳爲奏名之首亦罷之先是提舉淮東常平朱
冠卿言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
議盡廢如前舉曹冠秦墳等八人多不知書濫
竊儒教乞於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下侍從
臺諫共詳以爲甚當物議冠卿勝非子三十一年正

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
逐獨韓通嘗以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
士帥建康詔罷之○隆興二年正月左中大夫
提舉太平興國宮董德元復端明殿學士致仕

二月贈左正奉大夫

甲午沈該參知政事

自敷文閣待制
前知夔州召際

沈該陛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
陛下拔擢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
曰然遂以該爲叅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
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
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
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初該知夔州罷歸
出峽至江州聞有召命既到行在卽有是除講
和之初該嘗上書附會其議上記之故有執政

之除該初在潼川府專以商販取利及知夔州

營利尤甚旣

參知政事傳至夔州人皆大驚

遺史

紹興二十六年

丙子

正月甲子故宰相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故執政孫近復資政殿學士

詔故宰相趙鼎故執政孫近並追復舊職鼎觀
文殿大學士近資政殿學士○乾道四年四月
陳俊卿奏紹興初如趙鼎爲相正色立朝奉公
體國有古大臣之風爲秦檜所忌貶死瘴鄉至

今未曾贈謚天下寃之於是下禮部擬故追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趙鼎謚曰忠簡輔臣進呈上曰此謚甚稱俊卿奏真所謂正直無邪曰簡蔣芾奏前日韓世忠封王趙鼎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然之○乾道四年四月趙鼎初謚忠簡權起居舍人趙粹中言鼎辨宣仁之誣謗罷安石之配饗行遣章惇蔡卞使天下知有公是非薦拔人才必盡公道當時禮官不知鼎之功謚曰忠簡望改謚曰忠獻以旌忠直功業之臣上曰趙鼎氣槩非細豈易得哉淳熙二年

九月贈故追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爲太傅給還元爵邑追封豐國公以其家乞依呂頤浩張浚封國公故也閏九月審察故相趙鼎孫韞上因問趙鼎比呂頤浩何如參政龔茂良奏呂頤浩有膽畧緩急之際能任大事趙鼎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南渡之初再造國事正賴諸人如朱勝非亦有調護之功○五月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斥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爲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具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歿

矣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饗侍從集議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智慮湛明學
識醇固比邊 力贊親征國本未正建萬世
之長策望實高劭斯民具瞻請與呂頤浩並配
饗高宗廟庭詔從之

二月辛卯魏良臣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
知紹興府

良臣自二十五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
月罷執政凡三月侍御史湯鵬舉殿中侍御史
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
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

輔政無狀乞罷遂有是命孝宗卽位賜資政殿
學士左光祿大夫魏良臣謚曰敏肅

三月乙未万俟卨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
提舉萬壽觀除

卨首奏五事大畧以爲樞臣執國命威福之柄
下移人不知有君上故相舊弼擯棄殆盡而讒
佞 之徒造爲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
路側目貪夫慕利掎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
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較軍政隳壞
士不知勞將帥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
皆不足恃士風不競畏避讒譏襲常蹈故隨波

沉浮無致身許國之忠尚所陳如此遂以為參

知政事

五月壬寅沈該左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

万俟尚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該左相制曰朕恢張庶政圖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

我得經邦之後肆頒大號明告治朝

具官沈該

肅括而閔

深端厚而果達學窮道奧泝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繇從橐出馳使輶從容而定謀謨尚魏絳通和之策始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

惟為國以奉公靡徇私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出裴度於山南初非朕意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參決鈞衡之務廣闢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權冠於宰司俾丕釐於邦采文昌正位躡三等之崇階侯社疏封衍多田之真賦以定國論益峻巖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于一人惟叶力故建立罔愆于百度共收來効用繼前修尚右相制曰朕考謹賢佐共保丕圖當軸而秉國鈞

方賴同寅協恭之助訐謨而穆天綽兼收善謀能斷
之長我得其人誕敷明制具官方侯尚秉忱恂之德蘊經

緯之才識洞事幾得文武弛張之要學優聖域究古
今治忽之源明可並於著龜信不渝於金石早繇諫
省旋揔臺綱輸獻可替否之忠厲激濁揚清之志延
登政路參贊鼎司惟信道以直前不計身而曲徇終
始一節夷險百爲砥柱之閱頽波采堅素守遺珠之
在滄海愈見光輝茲詔之召還賜便朝之陞對亟正
舊服冀聞儻言力扶公道之行務引實才之進宜遂
輔朕佇觀康濟之謨無以易卿爰陟弼諧之任峻文

階之崇秩衍侯社之本封於戲丙吉尚寬魏相得同
心之助宋璟持正姚崇成應變之功惟亮采以惠疇
故聯事而合治往祗休命益懋遠猷

該除左僕射制以尹勗周召期之尚除右僕射
制以丙魏姚宋稱之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
海內則共奮於事爲尹勗一德享天心誓永堅
於忠蓋尚謝表有曰謂臣素志之排姦頗能自
信察臣白首之固節僅有所長乃聞爰立之功
以贊惟新之治議者謂前後拜相未有如尚之
披襟者自秦檜死宰相虛位半年天下之人皆

傾耳以待忽一日拜二相人皆驚駭傳至四方亦無不驚者史遺三月甲寅依祖宗故事宰臣不兼樞密使詔非緣軍興令宰臣兼樞密使今邊事已定依祖宗故事不兼。五月以左僕射沈該監脩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以已意有非玉音者該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自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二十七年三月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謚曰忠靖

甲辰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知院事

二十七年六月拜相

六月丁丑程克俊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知明州除

先是以克俊知明州令過闕奏事遂有此除八月辛卯克俊以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執政纔兩月二十七年七月卒後謚曰忠靖

八月申午張綱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除

綱字彥正鎮江府丹陽人初除參政既入謝奏乞罷男堅國子監簿上從之大臣為子弟避嫌丐罷者相繼遂以為例

九月乙巳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為秦
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檜既死十二月詔
為翰林學士是年九月自翰林學士除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二月戊午湯鵬舉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六月戊申湯思退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侍曰天之立君無輔佐何以為治古者置相左右
與之共功况我累朝具存彛制天下安而注意尤勤
考謹之求海內幸其同心故取謀猷之協誕揚顯冊

敷告大廷

具官湯思退

器度閎深性資忠厚卓爾不群之

志沛然自得之文早俛拾與異科即徧儀于要路心

一不二故縱橫曲折以皆宜人百且千則潤色討論

而皆善處異同而中存匪石行富貴而視若浮雲屢

陳造膝之忠密養厲精之政柔不茹而剛不吐大臣

之體具焉言寡悔而行寡尤君子之機審矣比廓開

於公道方登用於大賢權冠樞廷俾顯廟美知五兵

之本不戢則焚君一紀之間以誠故久是用峻巖瞻

於右揆補袞闕于中臺益封公社之崇晉陟文階之

峻仍陪多邑併示優息以調鼎鴈之和以壯棟梁之

重於戲謂之千載蓋難矣獨推期運則非襄我二人
有合哉當以國家爲念伸大義以尊主施實德以惠
民盡除明黨之私永監祖宗之憲俾予以治惟乃之

休詞

王綸

八月乙未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癸酉張綱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發州

綱自二十六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綱
求去位執政一年○隆興二年十一月詔張綱
一時老成朕所渴見已令趣召乃以耄老爲辭
重違雅志可從所請令所在州軍常切存問仍

賜羊酒上章告老上不許章四五上上乃曰卿
筋力尚壯當爲朕卧理一郡綱又懇辭上曰比
年執政無善罷者卿之行可爲勇退矣大臣去
國自有體貌此不可辭拊勞久之故有是命陛
辭賜以通犀後以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致
仕乾道二年正月卒年八十四詔贈左光祿大
夫綱嘗書座右曰以直道行已以正色立朝以
靜退高天下是三者人之大節不可違也吾雖
不才反身而誠其庶幾焉其自許如此孫釜仕
至簽書樞密院事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

駁之後釜爲諫議大夫復請謚特賜曰章簡

戊寅陳康伯參知政事

自吏部尚書除

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執政二年二十九年

九月拜右相

十一月癸未湯鵬舉罷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鵬舉自是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

院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殿中侍御史葉義

問上言曰臣聞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

欺君結黨以擅權臣謹按鵬舉挾豺狼之勇而

忍於害物挾穿窬之智而專以爲姦望竄之遠

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凡五章乃罷義問再上

章曰臣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而肆其萬毒縱

暴猛之志而濟以狼貪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

在言路時多賣直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

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殿中侍御史葉義問

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

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

朋植黨方崇等遂罷吏部侍郎凌哲奏乞小郡

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

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

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
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三
十一年十月左太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
士知太平州

紹興二十八年 戊寅

二月丙申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先是同知樞密院陳誠之因奏事上謂之曰卿
文人讀書乃知兵事如此之熟遂陞爲知院事

乙巳王綸同知樞密院事

自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

紹興二十九年 己卯

六月丁酉陳誠之罷知樞密院事

誠之自二十六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
八年二月陞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
餘知樞密院陳誠之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
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
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爲僥倖望鐫職罷郡
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 再論遂落
職○乾道五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
舉太平興國宮陳誠之致仕贈左正奉大夫

已酉沈該罷左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輔相彌綸庶務寔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
當極始終之遇睠時魁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
趣盼上印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庭具官沈該早負通材
浸膺劇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為而古亦
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名自典藩首能
副當饋思賢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
迨今三年試之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
責之以夙夜事一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
未凝致煩言之可嘖旣游披於彈疏亦類覽於遜封
內循補袞之踈力丐垂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

為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於與議姑遂便私之志
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名賜具祠之吉祿蓋循
矩庸示眷懷於戲慮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
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往卽里居尚塵
猷告周麟之詞

該自二十六年五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
入相凡三年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
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
該亦上疏請老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再論遂落職致仕三十年五月詔特進沈

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明州隆興元年
五月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沈該降觀文
殿大學士依舊致仕以諫議大夫王大寶言其
過惡顯著乞正典刑故有是命

七月丁亥賀允中參知政事

自吏部
侍郎除

九月甲午湯思退左僕射

陳康伯右僕射

思退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必思考謹之良位
冢宰正百工用謹登庸之典惟時亞輔夙茂元勳爰
陞左揆之班遂陟久虛之席厥有成命揚于治朝具

湯思退

惇大而直方純明而優裕作天民之先覺負王

佐之宏才泝淵源而獨尊文追正始更險夷而一節

世仰忠規久陪翰苑之論思超列樞廷之宥密屬更

化善治之日乃注想待賢之秋文武憲邦自得中朝

之師表謀猷告后莫非四海之經綸粵自政途擢居

相府百度惟正三年有成提綱信史以就久曠之書

繩忒明彛以遂奉先之孝削浮費以佐國用脩睦好

以通鄰歡歲稔時豐獲天人信順之助邇安遠至有

內外寧謐之休揆厥所由繫誰之力周道甚盛蓋燮

理寅亮之惟其人唐治聿興本輔贊彌縫而藏諸用

卽宅鼎司之任晉持魁柄之權公社仍封爰田衍賦
以昭體貌以荅賢勞於戲左右成王在旦奭之並相
規隨漢業賴蕭曹之同心其勉輔于洪基以共恢於
遠業想孚至意奚俟多言

康伯右僕射制曰天地交而萬物泰故君子長而小
人消明良合而庶事康故股肱喜而元首起時我賢
輔夙推本朝念久預于政機用峻登於相府誕揚休
命敷告明廷具官陳康伯才贍而氣和望高而實茂羽儀

一世森玉筍之清班出入十年佩紫荷之禁橐方剖
符而作牧亟賜環而造朝副予求舊之誠佐我圖新

之治老而益壯凜松柏之後凋知無不爲判著龜之
先見冠中臺之常伯侍便坐之經帷處心近厚而有
容遇事至剛而不撓爰自論思之列徑躋丞轄之司
文武兼資所臨底績安危注意何適不宜朕以耿躬
獲承大統久選于衆思得其人式符巖石之瞻遂正
台衡之拜榮開侯社光陟文階侈次輔之登庸隆大
君之體貌於戲上帝復高祖之德永懷繼述之爲難
皇天付中國之民所念安全之不易惟同寅協恭可
以洪至化惟任重致遠可以迪成功茲厲謀猷往承

眷矚

並楊椿詞

是月右僕射湯思退爲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爲右僕射故事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與康伯並拜左右相思退等辭共奏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寮力請減半從之康伯又辭兼史院上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言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媵姍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高宗嘆其長者康伯旣以至誠爲高宗所信所

奏常事或時上意難奪復理前語未嘗不聽

十二月辛未王綸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紹興三十年

庚辰

正月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自殿中侍御史除

六月庚午王綸罷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綸自二十八年二月除同樞密院事二十九年

十二月進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餘

知樞密院王綸引疾丐罷詔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

七月戊戌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朱倬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除

自翰林學士兼侍講除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

奉使彼國驗之二十九年九月綸等回言隣國

恭順和好無他至是年二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

事葉義問為金國報謝使時皇太后上仙金國

來吊祭也義問入虜境見虜已聚兵有入寇意

及回密奏虜人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是月進

知院事三十一年十月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

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

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孝宗初即位義問加

左通議大夫

八月癸丑賀允中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致仕

允中自二十九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

罷執政踰一年初參知政事賀允中使虜而歸

言虜勢必背盟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

以為資政殿學士致仕

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左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制曰輔贊而藏諸用大臣徇國之本心明哲以保其

身君子安時之高致眷惟元宰祈解近司誕敷綸綍

之思庸肅紳綏之聽具官湯才全器博行峻履方氣

函三德而守之以和學貫九流而持之以正早由迪

簡亟上清華智略縱橫太叔儀能贊大事文章温厚

司馬遷最其善鳴迨予更化之初寔首本兵之寄寢

隆物望越秉機衡庶官無曠代天工亦云盡瘁十年

之間至丞相嘗謂逢辰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有

噴遽還印綬疊拜囊封既詔諭以莫回顧思徽之可

後躋榮書殿冠學士之稱均佚珍臺拜散人之佳

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戲得賢則能立邦基予豈

輕於注意乃心罔不在王室爾勿廢於告猷茂對孚

休益終令譽洪邁詞

思退自二十七年六月拜右僕射二十九年九

月進左僕射至是年十二月罷入相三年餘○

時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据據

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

灾亟至此固當罷何以他為乃言思退始由秦

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

政府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前日

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盖在大臣乙巳

朔思退罷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澈

等欲鑄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
比之沈該則有間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
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
從澈等再論落職翰林學士洪邁以草湯思退
罷相制不明著其罪除徽猷閣學士與宮觀三
十一年上以虜敗盟十月辛酉左光祿大夫湯
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文醴泉觀使兼侍讀既
至除行宮留守

紹興三十一年 辛巳

三月壬午楊椿參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兼樞翰
林學士兼侍讀除

椿字元老眉州人乾道三年正月薨年七十三
八月詔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洞霄宮楊
椿贈左正奉大夫椿引薦蜀士唐文恭張震馬
騏後皆知名五年八月贈故資政殿學士楊椿
謚文安

庚寅陳康伯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左光祿大夫遷左
僕射同平章事兼提舉編脩玉

牒所編
脩國史

朱倬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通奉大
夫遷右僕射同平章事

康伯左僕射制曰坤上乾下而重卦鬯二氣之交通
君明臣良而賡歌叶千載之相遇朕宵旰圖又夢想

得賢永惟一德之休共濟萬微之會眷時次輔允迪
茂勳宜擢冠於鼎司肆誕敷於渙號具官陳康伯高明而

間重惇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四皆之氣澄
不清撓不濁若觀水於萬頃之陂鄙夫寬薄夫敦想
聞風乎百世之下粵從試用休有踐敷列法從則論
思獻納之居多參政機則替襄彌縫之罔缺昨疇偉
望晉服近司和而不同深濟盭梅之用忠而能力允
賴殿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容事井井而攸叙真當今
廊廟之器而近古社稷之臣尊俎從容笑談可以鎮
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于僉言蔽自朕

志揆剛辰而幽贊奉顯用以明揚其陛元宰之崇以
表具瞻之峻併加寵數庸示眷懷於戲付託至重而
爲之難朕方資於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汝毋替
於寅恭宏恢輔世之圖懋建格天之業正是百辟毗
予一人

倬右僕射制曰朕欽承聖緒翕受賢謨顧茲躬攬以
厲精惕若御圖之未有能奮庸而熙載亶茲宅揆之
難乃眷老成久參機務克懋經邦之畧宜登相國之
聯爰錫明綸敷告列序具官朱倬氣和而神遠才大而聲
宏潛心乎六經之微游意乎百氏之博嘗求其學一

本以誠行已在乎不欺仰無屋漏之媿事君貴乎無
隱繳如天日之臨朕固已得之召見之初而果符於
試用之後炳然者龜之先見介若金石之不移密進
忠規初不干於世譽端居正色期自肅於官邪鬱爲
臺諫之宗綽有公輔之望比繇經幄服在政塗若魏
相觀故事而必行若房喬持衆美而自効適仰台躔
之齊色有嘉巖石之具瞻是用端焚以替神明消辰
而得吉兆誕揚廷渙對秉國成仍疊晉於官榮且肇
開於戶賦以昭物采以示眷私於戲蕭規曹隨所以
股肱於漢室旦師夔保所以左右於成王惟一德之

享天心則同寅而安海內式孚于訓時乃之休

並何溥詞

是日右僕射陳康伯爲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

爲右僕射○時虜主亮欲渝盟先是兵部尚書

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逆虜敗盟

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

策所以防虜之術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

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

淮東劉寶將驕卒以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

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康伯條上其計

上嘉納之○北使高景山來賀天申節肆嬖言

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汹汹高宗欲
視師康伯奏願分三司禁旅添襄漢兵力待其
先發然後徐動翌日入對薦張浚聖意未允且
有幸蜀之語康伯論奏遂復申調發三司軍馬
之議會有報虜犯黃牛堡爲吳璘所敗康伯復
進攻討之計卽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以御
史中丞汪澈等宣諭荆襄節制軍馬知樞密院
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而禦敵之計始決矣是
後虜騎大入遠近震駭有請徙禁從家出關者
康伯曰毋事張皇令臨安府諸門扃鑰率遲常
時朝士有遣家避寇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屬入
浙人恃以安虜益逼江有勸車駕幸會稽因入
閩日將脯高宗命楊存中來議康伯延入解衣
置酒上遣中使來伺還奏上曰丞相旣飲必有
所處矣翌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
用其言大事去矣曷若靜以待之忽一日中使
持御批來甚遽康伯讀之及如更一日虜騎未
退且令放散百官康伯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
訓百官旣退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康伯曰
旣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以焚之

上深以爲然時中外人情洶洶康伯獨不爲動
雖軍務百出而意氣甚暇凡邊鄙大議奏成口
中金主爲帳下所殺驛至康伯入賀高宗目康
伯曰皆卿輔佐之力勸車駕親出勞師康伯扈
行所至懽奮由是虜屯和州者悉遁去高宗倦
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其議遂尊立皇太子
詔以冊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初卽
位六月丙辰陳康伯加金紫光祿大夫

六月庚申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麟之自三十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
月罷在樞府幾一年時虜主亮欲渝盟犯塞上
以虜敗盟命同知樞密院周麟之往聘麟之惓
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竟辭於是
言者論之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寮
罷爲在外宮觀遂召前吏部侍郎徐嘉以爲敷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時嘉願使虜召至行在
借資政殿學士克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
七月右司諫梁仲敏言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
疆之命望行誅竄責授祕書監均州居住隆興
二年正月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

京周麟之復左中大夫致仕

九月庚辰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除

孝宗初卽位加通議大夫制畧曰學識醇明器資沉裕早荷聖神之眷亟躋華近之班頃以夕班遂參樞柄屬是纂臨之際尤多翼贊之勞用躡進於華資以增廣於圖任七月壬戌參知政

十月前宰相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前特進張浚奉母喪歸葬于蜀行至荆南會星變求直言浚以爲虜決於數年間求釁用兵當爲之備又沈該万俟卨爲相無以馭天下望乃

奏大畧曰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重耳

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

事之臣貪天之功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

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

如此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且夫賢才不

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

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今未絕其和而

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則事必

有成上出浚奏付外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

見之大怒以爲虜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

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於是中丞湯鵬舉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言浚妄論邊事且謂浚方歸蜀恐搖動遠方二十六年十月丁酉詔復命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間有妄言召張浚者虜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後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九月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

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如敢妄議當宜典刑○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當上曰張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爲生事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同知樞密院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浚不罪景延廣而謂桑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上曰耶律甚塞衆議上曰不如此議論不能得定○是年十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改判建康

府時舊相惟張浚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以闔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曾失陝服散淮師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願聖慈勿惑議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五月俊卿再言舊相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踈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至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時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

陳避狄之策於是俊卿立言去爲竊威權撓成美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上以俊卿敢言乃擢爲兵部侍郎以賞之十二月時金虜尚據鷄籠山而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兵在沙上新除建康行宮留守張浚往沙上勞軍以建康激賞稿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謂顯忠曰聖駕將巡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與之相持然賊亦未退乙卯李顯忠戰退金賊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金賊已退兩淮皆定

紹興三十二年 壬午

四月戊寅汪澈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孝宗卽位加通議大夫制略曰才周當世之務學造古人之微自置朝聯早膺神契比宣威於憲府遂參於政塗滋有令猷協于初政俾華階之躡進昭注倚之維新七月甲辰以參知政事汪澈爲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六月朱倬罷右僕射

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倬自三十一年三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入相九閱月臺諫論其罪倬亦丐去遂罷制詞

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効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覲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隆興元年五月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朱倬降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宮觀以諫議大夫王大寶言沈該朱倬此二人過惡顯著乞正典刑故有是命六月詔復觀文殿學士致仕是月倬卒贈特進依條與致仕遺表息澤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六終



